

近代史教程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第三分冊



11.23/2
218262

RD5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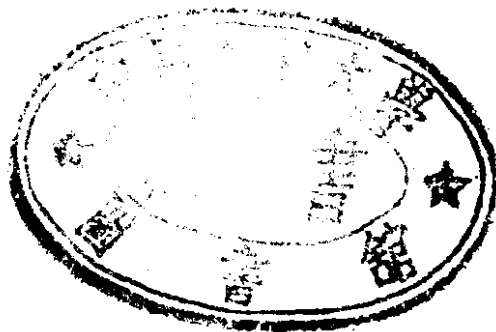
近代史教程

第三分冊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蘇聯科學院院士 愛·弗·達爾 力
阿·弗·葉菲莫夫 總校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 佛·伊·諾托維奇
弗·姆·赫沃斯托夫

趙 洵 譯
徐 芝 延 校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集

書號：0588

近代史教程 第三分冊

編者：	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總校者：	愛·弗·達爾力 阿·弗·葉菲莫夫 佛·伊·諾托維奇 弗·姆·赫沃斯托夫
譯者：	趙
校者：	徐
出版者：	人民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242,000

印數：20,001—50,000

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內 容 提 要

本教程原著分兩卷，一九三九年出版。第二卷分四篇，敘述近代史第二時期：自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到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本分冊是第二卷的一、二兩篇。

普法戰爭加速了德國統一的過程。而法國，則引起了革命，組成了工人領導的巴黎公社。公社失敗後，第一國際受到了迫害，也遇到了機會主義者奪佔領導的危險，最後乃決定解散。這個時期，一方面是資本主義開始過渡到帝國主義，另一方面，羣衆性的工人政黨和職工會組織普遍建立了起來，馬克思主義也得到廣泛的傳播。本分冊敘述到第二國際成立和初期活動爲止。

引言

從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到俄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束，即自一八七〇到一九一八年，爲近代史的第二時期。這是「資本主義開始衰落、巴黎公社給了資本主義第一次打擊、舊的『自由』資本主義成長爲帝國主義以及開闢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十月革命底力量在蘇聯推翻了資本主義的時期」。

本書專述近代史第二時期，分爲四篇。第一篇包括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這些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開始了近代史第二時期。第二篇包括的時間是從巴黎公社失敗到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些年代中舊的「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的各種先決條件成熟了。許多新國家中進行着迅速的資本主義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強佔了許多龐大的新領土，把它們變爲殖民地並使它們迅速地捲入資本主義經濟的漩渦中。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期間歐洲發生了加強農村無產階級化的農業危機。農業危機是與加速城市小資產階級底無產階級化的長期工業蕭條同時而來的。在這一時期中，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

●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諾夫：「對近代史教程提綱的意見」，關於「研究歷史」的文集，黨出版局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六頁。

家內，創立了羣衆性的工人組織——黨的組織和職工會的組織。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已深入了工人階級最廣大的羣衆中。工人運動迅速地擴大了。同時這些年代又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發展的時期。這就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派別——各種機會主義派別——能够在工人運動中存在的原因之一。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年代，這些派別開始增強了：「自恩格斯逝世時起，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已開始由一種主張社會革命的政黨，蛻化成爲一種主張『社會改良』的政黨。」●

第三篇包括從二十世紀初到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發生爲止的這一歷史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中資本主義已完全成長爲帝國主義，而「資本主義底矛盾已達到極點，無產階級革命已成爲直接實踐問題，準備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舊時期已達到盡頭，而轉變成了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新時期」●。在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矛盾特別尖銳化。資本主義的壓迫日益加強，而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憤慨也同時增長着。歐洲各國的和各殖民地、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日益加強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爭奪商品銷售市場和投資市場的鬥爭，爭奪殖民地和原料產地的鬥爭尖銳化了，而使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一九三八年版，第一三五頁（俄文本，下同。參看中文本，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七五頁。——譯者）。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第三頁（俄文本，下同。參看中文本，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第二二頁。——譯者）。

重分世界的週期性的帝國主義戰爭無法避免。日益增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和因此而產生的帝國主義戰爭，使得可能在最薄弱的一環上突破帝國主義戰綫，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個或且單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可能的。」

在二十世紀初，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移到了俄國。發生了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它給了東方和西方各國以巨大的革命影響。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前的幾年中，資本主義一切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間的矛盾）的普遍尖銳化引起了全歐洲的政治危機。資產階級民主制和議會制都蛻變了。在政治方面，帝國主義就是反動勢力的猛烈加強。

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環境下，工人運動中革命的和機會主義的兩個派別的鬥爭也加緊了。當廣大工人羣衆革命化時，機會主義的領袖們，依靠工人貴族，攫取了西歐各國很大一部分工人組織的領導。第二國際各政黨的機會主義領袖們出賣工人運動的利益。新時代向無產階級提出了新任務，提出了「必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底

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暗礁」。在戰前只有在俄國才建立了這樣的黨，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斯大林的黨，它一走上國際舞台就成為國際工人運動革命傳統的唯一徹底的體現者。

第四篇敘述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各個年代（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是走向近代史第三時期的過渡階段。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隨着戰爭而加深了。戰爭毀滅了巨大數量的人命和財富，使人民羣衆更加普遍貧困，使資本主義一切矛盾更加深刻和尖銳，使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更加劇烈。帝國主義鎖鏈的最薄弱的一環被突破了。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與貧農聯盟（中農在長期動搖之後，在十月革命前也與貧農聯合了），推翻了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建立了新型的國家——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工人階級專政。

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揭開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嶄新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目 錄

引言

第一篇 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	一—七三
---------------	------

第一章 普法戰爭	三
----------	---

第二章 巴黎公社	二七
----------	----

第三章 巴黎公社後的第一國際	六五
----------------	----

第二篇 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	七五—三七二
---------------------------------	--------

第四章 帝國主義產生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	七七
-------------------------	----

第五章 十九世紀末期的德意志帝國	一〇〇
------------------	-----

第六章 一八六八至一八九五年的英國	一三六
-------------------	-----

第七章 一八七一至一九〇二年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一七四
-------------------------	-----

第八章 一八七〇至一八九八年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期的美國	二二五
-----------------------------	-----

第九章	一八六七至一九〇〇年的奧匈	二二六
第十章	民族統一後的意大利（一八七一——一九〇〇年）	二五三
第十一章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中的西班牙王國	二六六
第十二章	十九世紀末期的西歐諸小國 （比利時、荷蘭、瑞士、瑞典、挪威、丹麥）	二七一
第十三章	十九世紀末期的土耳其和巴爾幹 （土耳其、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	二八四
第十四章	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〇四年）	三〇五
第十五章	一八七一至一九〇〇年的國際關係和分割世界的鬥爭	三四二

第一篇

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

第一章 普法戰爭

第二帝國的危機

到六十年代末，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國家建築物已經開始露出日益加多的裂痕。拿破侖第三底反動的對內政策和侵略的對外政策，引起了人民羣衆極大的不滿。

法皇歐洲大陸政策的失敗極強烈地刺激了法國資產階級。拿破侖第三希望得到俾斯麥的重價報酬，因而在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中沒有幫助奧國，結果普國得到了完全勝利。原來拿破侖第三以爲，即使在最壞的情形下也可以得到盧森堡，但是等到戰爭完結後，他甚至連盧森堡也沒有得到。現在與法國交界的已經不是許多弱小的、分散的德意志邦，而是一個危險的競爭者——以普魯士爲首的北德意志聯邦了。

派遣法軍到羅馬去援助教皇，也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三日，法軍與教皇的僱傭軍在門唐擊潰了加里波的義勇軍。這樣，由於拿破侖第三的干涉，意大利的統一暫時仍未完成。這種干涉意大利人民爭取自己民族統一的行動，使法國人民民主階層的憤怒爆發了。

花費很大的許多次殖民遠征，窮奢極慾的宮廷的龐大開支，政府的賄賂公行——所

有這些不僅引起了廣大人民羣衆的不滿，而且也引起了工商業資本家的不滿。墨西哥遠征（一八六七年）的破產，引起了特別的憤慨。

一八六〇年與英國訂的自由貿易商約，也引起了法國資產階級底不滿，因為該約加強了英國商品在法國境內與法國商品的競爭。

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之一梯亥爾，一八六七年在立法團內叫喊道：「種種錯誤，政府無一不犯。」

在全國日益增漲的不滿之前，拿破侖第三不得不做一些讓步。一八六八年五月公佈了廢除出版物事先審查法；一月以後又公佈了另一法令——人民得在警察監視下集會。

共和黨人和社會主義者利用了這些法令。

一八六八年五月著名的共和黨政論家安利·羅希福（一八三〇——一九一三年）所辦的「明燈報」出版了。羅希福尖銳地批評了帝國的政策，大胆地譏諷拿破侖第三及其謀臣們的身世。該報盛行一時，但在第三期之後就被禁止了，羅希福被判處罰金一萬法郎並監禁十三個月。

羅希福逃到比利時，在那裏繼續出版他的雜誌，縱有各種禁令，雜誌仍盛銷於法國。

「明燈報」用薄紙印成，裝爲小冊，藏在雪茄煙箱內運到法國，有一時期還曾藏在拿破侖第三半身石膏像內，特別在它的頭部更便於裝藏，因此羅希福極尖刻地譏諷道：現在已不能說拿破侖第三的頭腦是空空如也的了。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政府審判在波登（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在國家政變期間犧牲的議會議員）墓前組織示威的一羣共和黨人。被告者中有老革命家德列克留斯（後來巴黎公社社員）。青年律師里昂·甘必大（一八三八——一八八二年）爲德列克留斯辯護。

他發表了憤怒的演說，這篇演說是反對帝國的真正的控訴書。他說：一八五一年的拿破侖政變，是「法國歷史上可恥的日子」，法國人民永不與帝制妥協而要與之鬥爭。他在影射拿破侖第三和其謀臣們的時候，稱他們爲「無能、無信的人們」，爲「債務和罪惡所玷污的人們」。甘必大底演說給巴黎人的印象極深。自此以後，甘必大成了共和黨活動家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

一八六九年五月舉行立法團改選。這次選舉表現出國內對帝制的不滿已增長到如何程度。在一八六三年的選舉中，政府派獲得了五百三十萬票，反對派只獲得了二百一十萬票，而在一八六九年的選舉中，雖然政府採用了一切壓迫手段，可是它只不過收集了四百四十萬票，反對派却獲得了三百三十五萬票。

政府反對派共和黨，不僅在巴黎而且在各省都大大地增強了。在新選出的共和黨議員中就有甘必大。他在馬賽和巴黎工人區貝爾維爾競選。他自稱爲「極端忠實於自由與博愛原則的急進民主派」。甘必大提出了廣泛的民主改革綱領直至消滅常備軍。這一誇張的綱領，叫做貝爾維爾綱領，共和黨人提出這一綱領的目的，是爲着使工人們不提出自己的獨立的候選人。盧昂、馬賽和巴黎所提出的工人候選人都失敗了。

羅希福也與甘必大一起當選了；這時，他已有回國的可能。

工人們廣泛地利用了一八六八年的集會法。一八六八年六月十八日第一次集會就出席了三千人。會上作了關於婦女勞動問題的報告。這一問題的討論繼續了兩月之久，但會場始終擁擠不堪。會議曾在不同的場所舉行，會場主要是在巴黎工人區。會上也開始了關於「勞資關係」的爭論。社會主義者——裝訂工人、第一國際的會員華倫和帽工阿慕魯等，起來反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

工人運動的加強和工人中社會主義情緒的增長，對於第二帝國是最大的危險。在一八六九年有一個資產階級政論家寫道：「在目前，我們再不能對於在羣衆中盛行的信念和意向抱着任何幻想了。除飲食之外還對於別的事情感到興趣的工人，十人中有九人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是準備作社會主義者的人。」

到六十年代末，罷工運動在法國日益帶着嚴重的性質。在五十年代，罷工主要是經濟性質的。而在六十年代，罷工則具有了不同的性質。一八六九年六月盧亞爾礦工要求增加工資和八小時工作制，罷工幾乎遍及整個盧亞爾流域。六月十六日軍隊開槍射擊利卡馬爾的錫頓礦井的罷工工人，擊斃了十三人，擊傷了九人。一八七〇年初，克萊索的施尼德爾底工廠中發生了帶有鮮明的政治性質的罷工。施尼德爾是整個克萊索區的土皇帝。工人互助金抓在他手裏。當工人們委任第一國際會員機器工人亞西管理互助金時，施尼德爾開除了亞西。於是罷工爆發了。施尼德爾當時任立法團主席之職，他竟能達到

調派四千軍隊到自己工廠裏來；在軍隊幫助下，罷工被鎮壓下去了。

城市中的工人鬥爭又引起了鄉村中的運動。在克萊索罷工時，罷工工人曾企圖與城郊的農民發生聯系。這對於政府是一個特別危險的警號，因為拿破崙第三始終把希望寄託在農村。檢事報告驚惶地指出了僧侶在農民中威信的低落。

政府以控訴第一國際巴黎委員會來回答工人羣衆中社會主義情緒的增長。六十年代後半期，第一國際在法國的組織迅速地壯大和鞏固了。政府以種種壓制辦法來對付這些組織。一八六七年，以普魯東派托倫爲首的第一國際巴黎委員會人員被逮捕了。一八六八年三月，他們被交付法庭審判。在新組成的巴黎委員會內，大多數已不是托倫式的機會主義者，而是「左翼普魯東派」——華倫等人了。一八六八年五月又進行了對第一國際巴黎委員會的第二次審判，一八七〇年六月——七月又進行了第三次審判。

在一八六八年五月審判第二屆巴黎委員會時，華倫作了勇敢的演說，在這一演說中他鮮明地描寫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處境，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命運是苦役、貧困與墮落。華倫號召工人們加入第一國際。華倫和巴黎委員會的其他委員都被判決監禁和罰金，但是這次審判却提高了第一國際在工人羣衆中的威望。

當時第一國際還沒有全法國的中心。巴黎各支部聯合會只在某種程度上起了全法國中心的作用。一八七〇年初，有一位第一國際的著名活動家曾公開承認，巴黎組織與工人的聯系還很薄弱，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具有革命情緒的巴黎無產者中還有很大的影響。